

跨越时代

每当计划开车长途旅行时，我总要参阅地图，但我绝不会去看那些标有二级公路或住宅区街道的地图。这是因为一开始就接触过多细节，只会让我陷于困惑。所以通常我都是先看前往目的地的主要道路，对行程有大致了解后，才会去看那些注有更多细节的地图。

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将旧约叙事应用于当代世界需要我们作出时代性，文化性和个体性的调整。这些考量正如我们手中不同比例尺的地图，时代性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纵览，文化性的调整更具细节，而个体性的调整处理的对象则最为具体。在本章中，我们将要来讨论旧约叙事“大比例尺”的应用调整，即如何跨越漫长救赎历史的众多时期，将旧约叙事的主题应用于当下。这种总瞰性的调整，将为在之后的两章中文化性与个体性的调整，设定框架。

跨时代的应用将涉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我们将讨论以下三个：*救赎历史的时代结构*，*旧约叙事与基督*，以及*基督教的神治政体*。我们要针对性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圣经是如何描述救赎性历史的各个时期？在旧约叙事的当代应用中，基督占据着怎样的地位？我们该如何将旧约叙事应用于当代？

救赎历史的不同时期

如果不对历史进行划分，我们都很难理解自己的人生，对于后者我们一般需要区分过去、现在与将来，才能思考。圣经也反映出一种作者对历史敏锐的察觉，他们特别关注世界的起源、发展与结局。虽然有各自的视角，然而圣经作者的观点却能集成一种合一且关乎万有的主旨。下面我们就要简要地谈谈这一圣经视角的两个层面，即*不同时代的区分*和*不同时代的一致*。

时代的区分

儿科医生和有经验的父母都知道，孩子们的身心并不是以一种均匀稳定的速度成长的，他们会经历一些突然加速的成长时期，在有些年龄段，他们会比其他的年龄段长得更快。圣经历史在许多方面也是如此，自始至终上帝都在向他的子民启示着自己，但在某些时刻会出现启示的高峰。这些救赎历史中的突出时刻，表现为上帝为了带领选民进入新的蒙福阶段，而显著地干预了世界与历史的发展。

这些突跃的发展具体有哪些？圣经将救赎历史分成了*旧约历史中的不同时期与基督所成就的决定性时期*。

旧约历史中的不同时期

新约作者对旧约历史中不同时期的划分持不同看法。研究其观点我们会发现，他们对旧约历史有不同的划分方式，但这些不同观点最后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思路。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对比保罗、彼得与路加对旧约时代结构的总体认识。

在罗 5:12-21 中保罗将旧约分为两个阶段，他指出“一人的过犯”（17 节）后，接着指出那个因摩西的律法“叫过犯显多”的时代（20 节）。这一两分法对应着“一人（基督）的顺从”（19 节）及其所带来的“恩典就更显多了”（20 节）的时代。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主要将焦点集中于西乃山以前与西奈山之后的时期。

在彼后 3:5-7 我们看到不同的分法。彼得没有把西乃山的盟约作为旧约历史的关键事件，他把时代的划分更直接地与挪亚时代的大洪水联系起来。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后，“当时的世界”（6 节）存留到大洪水之时，大洪水后历史进入了“现在的天地”（7 节）这一时期，这个世界将存留到主基督再来成就“新天新地”（13 节）之时。彼得和保罗分别对亚当堕落犯罪与西乃山的强调，并不存在矛盾。在彼得看来，救赎历史可以划分为洪水前、洪水后以及将来的新世界这几个时代。¹

路加所记述司提反的讲论（徒 7:2-53）提供了第三种旧约历史的划分。为辩驳他所遭受的“糟践圣殿和律法”的指控（徒 6:13），司提反回顾了旧约中的几个重要时点，他提到先祖时期（徒 7:2-16），出埃及与征服应许之地时期（徒 7:7-45a），以及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时期（徒 7:45b-47）。由此司提反指出旧约中的三个时代：先祖时代、摩西时代与王国时代。

至少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保罗、彼得与路加为何提出了不同的旧约历史划分。一方

1

面旧约历史悠久而复杂，可以容纳不同的审视模式与划分。对于孩子成长时期的划分，我们都可能有很多方法。与之类似，也没有哪一种分法能完全涵盖旧约历史发展的所有层面。

另一方面，新约作者间出现不同的划分，也是由于他们各自的写作主旨决定的。在罗 5:12-21 中，保罗通过强调亚当的最初过犯与基督的顺从之间的相似性，以及西乃盟约之后过犯的显多与基督之后恩典和义行的显多，进而在亚当与基督之间形成对比；彼得则针对主的再来，向那些轻看这一应许的人（彼后 3:3-13）指出创造、洪水和审判之间的联系；路加记述了司提反对于圣殿问题的回应，后者将论述集中于亚伯拉罕、摩西与以色列的君主政体（徒 7:2-50）。每位作者各自的写作主旨决定了他们对救赎历史的不同视角。

对于划分旧约时代最有帮助的一种方法即是综合保罗、彼得与路加在我们上述经文中提到的时代划分。这种方法聚焦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以及大卫时代的关键盟约事件，这些人物在不同时代与上帝盟约的关系特质，成了区分这些时代的依据。亚当的时代所强调的是人类从全善之伊甸园的堕落，挪亚的时代聚焦于上帝对邪恶的审判与他对世界长久存续的应许，亚伯兰对应着先祖时代对于后裔、土地和祝福之应许的盼望，摩西之约的时代强调着律法，与以色列的建国，而大卫的时代则针对大卫家对以色列民统治确立。很多释经者均采用了这种时代划分。²

不论我们采用哪种划分模式，旧约中的时代发展至少从三方面影响着我们的释经应用。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相关事件发生在救赎历史的哪个时代？那个时代有何特质？其次，我们要明确叙事作者和原初读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的时代有何特点？它们对经文有怎样的影响？第三，我们要研究其他部分的旧约在各自所处时代，如何回应了类似的主题。时代的跨越对于某个主题在旧约的表述产生了怎样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将帮助我们认清旧约叙事原初意义延续至今的内在价值。

举例而言，上帝在伊甸园中告诉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17）。不考虑亚当和夏娃所处的时代，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一命令的内涵。当时他们是上帝圣洁园中的无罪仆人，上帝将他们安置在那里以试验他们的忠心。他们是会完成使命，还是会违背造他们的主？在这种意义下，对亚当、夏娃的命令显然是与他们在救赎历史所处的时

2

期紧密相关的。³

处在一个堕落后世界的我们，能从这个发生在无罪时代的事件中学到什么呢？当代对这一叙事的应用，可从作者所处时代获得借鉴。摩西为处在始祖犯罪很久之后时代的以色列民记述了这个叙事，他的原初读者所面临的并非是亚当、夏娃那样的处境，但摩西记述这个叙事，是为警告以色列民在当时违背上帝话语的严重后果。其相似之处在于，在他们的时代不顺服上帝的命令，一样会让以色列民无法接近他们所梦想的乐园。

同样的主题在旧约其他的时代中也出现过。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这位以色列的先祖，顺服上帝的呼召便蒙福，悖逆上帝就遭受痛苦与灾难。在大卫时代，先知们呼吁以色列民悔改，尽心遵行上帝的命令以致繁荣蒙福。在所有的时代上帝的子民或顺服上帝而蒙福，或悖逆上帝而受苦。

纵观旧约不同的时代，我们都能看到伊甸园中人类不顺服于上帝，这一主题的踪迹，循着这一方向，我们也能将这段经文应用于当代。虽然我们不会面临分别善恶树的考验，但我们仍旧有上帝的命令，我们必须顺服他，否则一样会遭受严重的后果。顺服创造我们的上帝，乃是通往新天新地乐园的唯一道路。

我们要对旧约中救赎历史的各个时代非常清晰。对于某个神学主题，我们的考察要将其放入某个时代的相关事件中，思想叙事作者是如何将这个主题应用于他所处的时代的，之后再考察同一主题在旧约其他时代出现的形式。这些考察将为我们应用旧约叙事提供关键的指导（见图 58）。

旧约主题

在事件发生的时代

在作者所处的时代

在在旧约所有的时代

当代的应用

亚当

挪亚

亚伯拉罕

摩西

大卫

图 58 对旧约历史不同时代的考察

3

基督所处的决定性时代

圣经本身无疑显明了基督所处时代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新约作者承认在贯穿整个旧约历史，上帝一次又一次藉着他大能的作为彰显了自己，但是基督的生平，死亡，复活与升天，才是他们所认为历史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关乎根本的时代划分通过弗 1:18-21 得到简洁有力地阐明，⁴在这段经文中，保罗指出那在信徒身上所运行的大能，正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并被高举到上帝天家的大能大力。为进一步言明这大能的奇妙，保罗宣称上帝高举基督超越了所有的权势，不仅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越了（21 节）。

从保罗如此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他将历史划分为两部分，即“今世”与“来世”。保罗对这两个词的法，和我们今天的不。他所指的并不是我们当前的时代与基督再来后的那个时代，而是按着与他同时代的拉比对这些词的惯用法，即今世为弥赛亚到来以前的时代，来世为弥赛亚到来以后的时代。⁵在保罗看来，“今世”指那在基督降世以前历史的样式，而“来世”则指基督降世以后万物的样式。

其他新约作者也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这样的历史二元论。对观福音启示了上帝国度降临之前与之后的时代，⁶约翰也描述了天上的国与地上的国，⁷希伯来书的作者则谈到了以上这两种二元论。⁸彼得指出基督已使历史进入了“末世”（彼前 1:20）。⁹通过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表述，新约作者们显然一致地承认救赎历史随基督的第一次降世，已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时代。¹⁰

圣经正典的结构也反映出了基督的这种决定性身份。旧约的启示无疑指向他的显现，耶稣自己明言，“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的话”（约 5:46）“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约 8:56）。¹¹新约启示建立在基督降世这一基础之上，正如保罗对他使徒职分的总结：“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林前 1:23）。由此我们看到基督无疑是整本圣经的焦点。

4

5

6

7

8

9

10

11

更正教历代对救赎历史的认识也依循这一观点。各大的信仰告白与教理问答都把基督的第一次降世作为圣经启示的最高峰。通常基督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律法时代”，而基督降世之后的历史被称为“福音时代”。基督在救恩历史中的中心地位是正统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标志。

基督带来的时代性转变，对旧约叙事的应用无疑具有关键意义。基督带来的改变，无疑是当代释经者所必须依循的新的参照。

让我们以撒下 6:6-7 乌撒悲剧的死亡为例：撒母耳记的作者记述这个叙事，其读者是生活在分裂王国时期的上帝的选民，上帝对乌撒的审判让活在那个时代的读者明白了约柜的神圣，以及严格遵行圣殿敬拜律例的重要性。

如果不考虑基督所确立的决定性时代变化，我们显然无法将这段经文恰当地应用于当代。乌撒的死让旧约时代的信徒无比恐惧触犯约柜的后果，然而在当代我们已经不存在某个实体的约柜，让我们可以染指。基督徒是在那属天施恩座前的敬拜，后者是不可见的，更不用说能够摸到了。

尽管如此，关于乌撒之死的叙事仍对新约的敬拜具有强烈的蕴含。上帝治死乌撒的烈怒警告，提醒我们到天上的施恩座前敬拜之时万不可漫不经心。如果上帝在旧约时代因乌撒误碰了约柜而大发烈怒，那么他对于那些在不虔不敬之中污秽了他属天施恩座的人，又将施加多大的忿怒呢？

总而言之，基督永远是旧约叙事与教会之间的桥梁。每当应用旧约叙事时，我们都必须以基督所彰显的决定性启示，来观照旧约的主题。基督的教导，他的生平、死亡、复活与升天，以及他使徒的教导，都会引导我们在应用旧约叙事于当下的过程中，作出关键的调整。

各时代的一致性

确定救赎历史的时代性结构是一个非常困难且不断需要平衡的过程。基于圣经的信仰随着时间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变化，但这些改变不能抹杀这一信仰在不同时代的显著一致，这种信仰在时代中的变迁可以被称为一种*有机的发展*，¹²圣经信仰就像一粒种子长成一棵树，仿佛橡子逐渐长成橡树的过程，从旧约之初类似种子的形式，渐渐进入到以基督

12

为中心的信仰。

这样的观点反映了时代间的间断性和连续性。一方面这种有机发展观承认救赎历史在不同时代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再随意主观的观察者，都不会认为橡子和橡树一样，然而在经过仔细的考察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初期的圣经信仰实际与其后的时代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有机发展观也让人注意到圣经历史的一致性。对橡树成长过程的细致研究显示橡子和橡树有着同样的本质，橡子内在包含着整棵树的潜质，长成的橡树正是那些潜质的实现。与之类似，初期的救赎历史在结构和形式上虽不完全，然而随着上帝更多地将他自己启示予他的选民，这些方面终将走向成熟。

不幸的是，更正教派基督徒在面对不同时代关联的问题常常走了极端，有的人太过强调间断性，有的人则过分看重连续性。有机发展的观点避免了这两种极端。为了更加说明问题，现在就让我们对上述各自强调圣经历史*间断性*、*连续性*与*有机发展*的三种观点，作一番比较。

间断性

不少更正教基督徒强调救赎历史的不同时代存在间断性，他们认为各个时代是截然不同的，仿佛上帝栽了一棵树，让它生长一段时间后，又把树连根拔起，换一棵树再种。时代论正因强调这种时代间断性而著称，比如为人熟知的司可福圣经就将圣经历史明确分成了不同的阶段：从上帝的创造到人类的堕落属于无罪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亚当夏娃的责任是不吃禁果，保持纯洁；从人类堕落到大洪水称为良心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亚当夏娃得知并传递有关善恶的知识，天然的良心；从大洪水到巴别塔人类被分散是人治时代，上帝在这一时代借着挪亚的儿子设立政府并形成了三个种族；从上帝呼召亚伯兰到摩西颁布律法是应许时代，与上帝赐亚伯兰应许相关，接下来上帝赐下律法但以色列民背逆神；这一时代之后是恩典时代，从耶稣钉十字架到基督再来。按标准的时代论观点，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时代。最后未了的时代是上帝所成就的末世。¹³

按这种观点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连续性，解经者把各个时代的原则与其他时代的分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按着正意分解圣经（提后 2:15）。¹⁴

13

14

在更为极端的表述中，时代论认为摩西律法对当代基督徒没有权威，如查弗（L. S. Chafer）所言：

鉴于律法和恩典在方方面面都对立，或作为在上帝面前蒙悦纳的前提，或作为信徒人生的准则，它们都不可共存，圣经新约部分向我们呈现了恩典的事实与范围，这两者都明确地指出并教导律法已被废弃。因此律法在现今的时代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失去了效力。律法的无效性不但适于摩西律法中的律例和以色列的国家律法，而且也适用于律法原则的各种潜在运用。¹⁵

这一表述直接有违旧约叙事的核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旧约作者都以摩西律法的有效性作为他们写作的前提，如果假定摩西律法对新约信徒毫无效力，旧约叙事显然就无法应用于我们的生活。

近年来时代论的发展趋向于在各时代界限的问题上采取缓和，不少时代论者开始看到更多的连续性。尽管如此，即使温和的时代论者仍倾向于把救赎历史的各时期当成分离独立的对象来处理，只接受少量有关信心的原则可以在时代间跨越。

鉴于时代论群体中的种种乱象，这一运动很难在人们心中留下积极的画面。对于这种神学，从总体意义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除非后一个时代的启示明确肯定了前一时代的某个原则，否则时代论者均会采用间断的时代观*。按照这种观点，前一时代的某些“树枝”可被嫁接在后一时代的“树”上，然而新的树必须明确表示接受之前那颗被拔去之树的枝子。由此我们再次看到，要想让之前时代的某一原则适用于其后的时代，它就必须代表后一个时代的经文中获得明确的肯定，否则前一个时代的教导就会被作为过时废去的。

连续性

有一些更正教基督徒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过分强调了不同时代间的连续性。这些人倾向忽略时代发展对应用旧约主题的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救赎历史就象是一棵跨越了不同时代而成长起来的树一样，然而，同时他们也认为树上的一些树枝却从未能生长成熟，它们就混杂在一些在基督里生长成熟的树枝当中。

15

依循这一趋势便发展出了近期的神治（Theonomy）运动，或称基督教重建运动。¹⁶要总结这一运动，我们就难免对其中个别的观点有所偏颇，但我们仍能很有把握地说神治论者在某些救赎历史的特定方面，限制了这颗树的生长。对于信心各层面的真理，这种神学承认其中只有部分从旧约到新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比如，神治论者承认新约时代的信徒，在应用有关会幕和圣殿礼仪的经文时，要进行重大的调整，但摩西律法中的大部分刑事原则却是当代社会应当保留的。¹⁷不服管教的子女，与亵渎上帝的人仍应被处死（出 21:15, 17；利 24:16），不守安息日的人仍应受到政府刑法的制裁（出 31:15）。总体而言，神治论者的基本前提是*除非新约的启示明确地变更了旧约的原则，否则相关的旧约原则仍将有效。*

有机的发展

有机发展的模式相对于上述的两种极端观点。*威斯敏斯德信仰告白*包含了对有机启示观的最好阐释：“因此并不存在两个实质不同的恩典之约，而是同一盟约在不同时代中的表现。”¹⁸

不同于时代论，这一观点强调存在一个恩典之约贯穿了所有的时代，将旧约与新约连接起来。并非人类在旧约时代靠的是行为，在新约时代靠的是恩典，而是圣父与圣子之间永恒的盟约贯穿整个救赎历史。¹⁹同一位上帝在历世历代都信守着同一份盟约。²⁰

这当然没有否定不同时代间的显著差别，亚伯拉罕时代与大卫时代的宗教细则几乎不存在相同之处，摩西的教导与希伯来书作者的教导，无疑也截然不同。时代性的差别有时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必须从圣经盟约的一致性出发，来审视所有这类差异。

在各时代间设置无法跨越的界线，这种做法与旧约作者的意图可谓背道而驰，因为后者一切的写作无疑建立在各时代显著一致这一前提之上的，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毫无顾虑地使用之前时代上帝所赐下的启示，来教导他们当时的听众。举例而言，在创世记这卷书中，摩西的记述涵盖了亚当无罪时代，亚当堕落后时代，挪亚与先祖时代发生的事件，我们看到他记述的内容不仅在于让听众得知在过去的时代发生了什么，而是要教导

16

17

18

19

20

他们明白在当下应如何生活。²¹摩西在写创世记时，显然采用了这种过去时代与当下时代显著连续的前提。

旧约作者所表现出对时代连续前提的认同，对我们的释经意义重大。简单概括，旧约主题对上帝子民权威性的树立，不必依靠后来时代的再次陈述，与之相反，我们应接纳旧约叙事原初意义长久的有效性。不同于时代论者，我们不是在旧约有关信心的真理之树上寻找某些可以用来嫁接的枝条，而是我们在新约时代仍站在同一颗大树的荫下，只是这棵树生长得更加趋于成熟。

同时我们也不同于神治论者，我们认为没有哪个旧约主题不被后来时代的发展所影响。正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所宣称的，同一个恩典之存在于“不同的时代。”²²虽然旧约的启示对所有时代都有权威，我们也应记得它也需要适应特定的救赎历史背景。这一点如加尔文所言：

如果某位家长对于他的孩子，在婴孩时期采用一种方法，在少年时期采用另一种，到孩子青少年时期又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来教导、管理并引导他们，我们绝不应为此而指责他易变，并说他放弃了自己的目标。那么为什么针对于上帝采用了一系列适合于不同时代的方法，我们却要指责他前后不一致呢？这一比较应让我们完全看明这一点。保罗将犹太人比作孩子，将基督徒比作青年。上帝采用与其选民时代相应的幼初教导来教导犹太人，而用更成熟，或说更成年的训练来教导我们，这难道有什么不正常吗？²³

因此圣经所有早期的启示，需要依照之后所启示原则来重新诠释。²⁴

然而，通奸难道不永远就是通奸吗？褻渎上帝也不永远都是褻渎上帝吗？偷窃不也永远都是偷窃吗？这些旧约原则难道不是所有时代都一样吗？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非如此。当我们不专注考虑这些经文特定的旧约意涵，以通用的语言来总结其原初含义时，我们的应用几乎不需要时代调整；然而如果我们以其时代所蕴含特定的旧约背景来审视这些经文，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即使这些道德原则的应用，也需要针对时代而做出调整。

21

22

23

24

通奸永远是错误的，但这一原则对旧约作者而言，必然与摩西律法相应的刑罚（利 20:10）相联系。在新约教导的原则下，教会中的通奸不再处以死刑，而是以革除教籍取代（林前 5:1-13）。旧约中的亵渎上帝的罪，包括了对摩西会幕、敬拜礼仪的亵渎（利 19:5-8），但在今天已不这样。禁止偷窃在旧约中包含着一种对一位以色列民永久产业的尊重（王上 21:1-19），然而在今天却不再如此。如果我们用明确的，与特定时代无关的语言来总结旧约原则，我们已在不知不觉中作了旧约应用的时代调整。但如果我们是按其原初背景来定义这些原则的，那么应用的时代调整即不可或缺。

要将旧约叙事应用于今天，我们就需要以救赎历史有机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旧约经文的原初含义，旧约叙事中的所有主题都对我们的时代具有权威性，因为我们的时代是建立在之前时代的启示之上的，我们不会抛弃或否认旧约叙事中任何教导的权威性。然而上帝启示之树已然长成，从不成熟到成熟各时代间的改变，影响着这些叙事的所有层面在当代的应用。

旧约叙事与基督

我有一位朋友最近生了一场大病，好几次险些离世，但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恢复了健康。这次生病的经历极大地改变了他，有一天他这样说道，“我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在医院发生的一切我对很多事情有了不同看法。”每个人都有过因为一些特别的经历，甚至引发了人生的改变：一场重病，一个孩子的出生，婚姻，所爱之人的离世，等等。透过这样经历，我们更加认识了自己的人生。

与之类似，基督是主这一真理也影响着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认识。无论何时我们要把圣经应用于当代，基督徒最根本的信仰告白“基督是主”（罗 10:9；林前 12:3）都会成为释经学的关键参考点。世界是由基督所造的（西 1:16），世上的每一天都靠他而存（西 1:17），世界也要归于他（罗 11:36）。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在所有的旧约叙事中看到它们是如何在启示基督是我们的主，对这些叙事的每一个应用都是我们个人对基督的回应。

我们该如何让基督成为我们经文应用的中心？在旧约叙事的原初意义与基督之间有许多关联，没有一种单一的方法能涵盖所有相关的方面，然而去思考相关叙事是如何预示了基督的三种职分（先知、祭司与君王），却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策略。

基督的这三种职分与旧约神权政体的结构密切相连，先知传讲上帝的话语，教导选民明白何为上帝的义；祭司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为选民与上帝相交提供途径；君王施行公义并带领选民争战，守卫产业的安全。这些职分对以色列民生命的无比重要，因此他们需要上帝特别膏立那些承受这三个职分的人。而耶稣，作为上帝所立的基督（上帝的受膏者），亲自成就了这三个崇高的职分。

先知

耶稣作为我们的先知，将上帝启示出来，他以自己的言行教导律法（太 5:17-20；22:34-40；可 1:44；7:9-13），他对罪宣告审判，并呼召悔改归信上帝（太 5:21-22；12:36-37；4:17；路 13:3，5；约 3:16，18，36；9:39），他超越了摩西，带来了新的启示。耶稣的教导与启示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时代（路 10:22；约 1:17-18）。

在先知层面上基督至高的主权，从两个方面让我们对旧约经文有了新的认识。首先如果一段旧约经文明显提到一位旧约先知，那么这段经文便指向基督的先知性工作。例如在出埃及记整卷书中，摩西作为先知指教以色列民，鉴于这种对摩西先知工作的强调，我们可把这卷书应用于耶稣先知的职分。耶稣也警告斥责过假冒为善者，并要求上帝的子民忠心依靠上帝。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到摩西既是出埃及记这卷书的历史人物，又是最伟大的先知基督的预表。

在拿伯葡萄园的叙事中（王上 21:1-29），上帝命令先知以利亚为蒙冤的拿伯责备亚哈王和他妻子耶洗别（王上 21:17-29），基督徒从中看到了以利亚作为上帝先知的权柄，同时他的工作也让我们联想到基督的工作（太 17:1-3）。将拿伯葡萄园的叙事应用到今天，我们便需要提及基督作为先知的职分。

另一方面，即使某段经文在没有明确提到先知的情况下，而提出上帝的启示，我们仍能将这样的内容与基督先知的职分相联系。许多旧约叙事与宣讲上帝的话语有关，对于这样的经文我们随时都应将注意力转向作为先知的基督。例如，在创 12:1-3 中上帝呼召亚伯兰去应许之地，这里没有人类先知作为启示的媒介，虽然如此，这一事件仍预表了基督的呼召，为此他的选民需要离开这个世界来跟随他。

旧约叙事通过聚焦于上帝的启示，来显明基督是主。有时旧约叙事直接提到先知，有时上帝则通过其他方式启示他的话语。无论哪一种情形，基督徒在释经时只要看到旧约经文提出上帝话语的权威性，就应联系到基督先知的职分。

祭司

身为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带我们进入与上帝的相交。为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毫无瑕疵的耶稣以自己为祭物献给神（约 1:29；罗 8:1-4；林后 5:21；来 9:28）。靠着基督大祭司的职分，我们罪得赦免（罗 6:18），被算为义（罗 3:24；5:1；8:30），得以成圣（约壹 1:7；3:6-10），能以事奉上帝。

许多旧约叙事至少从两个方面指向基督祭司的职分。首先，许多经文直接是关于祭司的，比如在撒母耳上 2:12-17 以利儿子藐视献祭的礼仪，上帝斥责他们的悖逆，并为以色列民的缘故以他人替代了他们（撒母耳上 2:34-36）。这一叙事的原初读者熟知旧约的祭司和献祭，而将这段经文应用到今天，则会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耶稣到来的时代，上帝弃绝以色列民虚假的敬拜，耶稣借他自己的献祭与代求，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上帝的祝福临到了世人。

与之类似，在历代志中，亚比雅斥责北国离弃耶路撒冷的祭司制度，“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

（代下 13:9）。这段经文教导让历代志的原初读者认识到他们需要在被掳回归时期建立符合统序的旧约祭司制度。相比今天的基督徒在释经时要超越这种理解，将其应用成：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神在今日所设立的大祭司，今天对这段经文和上帝心意的应用在于，我们必须转向基督，让他作我们的中保。

此外，许多旧约叙事其主题虽与祭司职份有关，但未具体提到祭司。罪得赦免、献祭、敬拜、祷告与上帝相交的主题出现不少叙事经文中，这些主题的出现也在为我们指向基督的祭司职分。

例如，雅各在伯特利的叙事（创 28:10-22）记述了上帝与雅各特别的同在。雅各梦见天梯这一异象后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17 节），他还敬拜上帝，并许愿献上十分之一。摩西的原初读者显然会把这个叙事与他们的会幕敬拜相联系，而我们需要也在这个叙事中看到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天梯，如耶稣所言，“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 1:51）。

当旧约叙事涉及预表基督祭司职分的主题时，这样的叙事无疑是在启示基督的主权。鉴于这些叙事要么祭司职分的明确关注，要么对敬拜、赦罪以及其他祭司工作的广

义触及，我们将认识到基督才是我们应用旧约叙事所围绕的核心。

君王

作为我们君王的耶稣统治着万有，²⁵要求他的选民顺服于他的治理之下（诗 2:10-12）。他保护着我们，并在我们前头为我们争战（诗 72:4；约 10:28-29；启 19:11-14），他必胜过一切罪恶，并将永远的产业赐给他的选民（约 14:2-3；弗 1:13-14，18-19a；来 2:14；12:28；约壹 3:8）。

基督君王的权柄与旧约叙事存在两方面有关联，首先基督成就了上帝的王权。旧约自始至终让我们看到唯有上帝才是以色列中至高的君王（撒上 12:12；诗 24:7-8；29:10；44:4；47:2-8；48:1-2；89:18；但 4:34；6:26），人间的君王作为他的代理人施行统治，然而却不能代替他。作为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基督是上帝统治他选民的最完美的彰显。

撒上 8:5 记述了以色列民求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象列国一样。”他们希望依靠一位有绝对权力的人间君王，而厌弃上帝作他们的王。²⁶上帝告诉撒母耳，“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撒上 8:7）。这段经文让原初读者看到上帝对以色列民的至高王权，今天这个叙事则让基督徒看到基督是我们的王。以色列民对上帝王权的背叛，与我们不让基督作为我们的王是极其相似的，当我们以非上帝以外的事物来作为我们的确据与力量时，显然就是在重复当年以色列民的错误。

其次，基督是一位具有完美人性的君王。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成就了大卫王朝永续的应许（太 1:1；可 11:10；路 1:32-33）。由此，旧约对各时代以色列君王的记述也在指向基督的王权。

例如，历代志对亚撒作王的记述（代下 14:1-16:14）着重于他的顺服与堕落。²⁷信靠上帝的亚撒必将取得大胜，然而，当他按己意行事时，亚撒便会经历惨痛的失败。这个叙事会让原初读者联想到大卫家的君王，但对今日基督徒而言，这段经文则向我们呈现出与基督的关联。基督完全忠于他君王的职分，为他的选民取得了永远的胜利。他无往不胜，终结了一切人类君王的失败。

除此以外，只要旧约叙事提及和平与战争，得胜与失败，惩罚与奖赏，这类主题都

²⁵

²⁶

²⁷

在预表基督作王。这些主题总与王权紧密相关，从而指向基督君王的职分。例如在亚伯兰杀败敌人营救出罗得的叙事中（创 14:1-16），上帝对得胜的祝福彰显了他君王的权柄。摩西的听众必因这个叙事大得激励，对征服迦南地更加充满信心。而这一叙事也能让今日的基督徒思想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王，得胜罪与死亡的伟大胜利。

我们应从基督是主这一视角来审视旧约叙事。为到达这一目标，我们可以由一个简单问题着手：相关的旧约叙事如何突显了旧约时代先知、祭司和君王层面的涵义？如果经文涉及了这三个主题，我们便可以通过它来思考基督的三重职分（见图 59）。

旧约叙事的主题：关于先知、祭司或君王

在基督身上应验：他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

图 59 彰显基督主权的三重职分

基督教神权政体

在这一章我们多次看到时代发展所带来的改变使得今天信徒的信仰生活与旧约时代以色列民的信仰生活，大为不同。其实这些不同源于今日基督教神权政体的特点。为了认识这些不同背后的原因，我们将探讨理想的神权政体与基督的关系，基督教神权政体的不同阶段，以及基于基督教神权政体的调整。

理想的神权政体与基督的关系

所有的旧约叙事都有一个一致的主题，就是显明理想的以色列国的神权政体。摩西所写的历史涉及这一政体建立，申命史揭示它的延续与衰落，而历代史则着重于神权政体下的以色列国的重建。尽管这些传统存在明显的差异，它们所关注的都是上帝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的治理。

旧约作者集中注意力在上帝国度在以色列民族中的彰显，他们对神权政体的概念与地理和政治的现实因素密切相关。迦南地是上帝对以色列民应许的产业，耶路撒冷是上帝所膏立君王的圣城，圣殿则是敬拜上帝的所在。旧约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写成各卷，为

的就是教导以色列民认识这一关乎全民的神权政体。

尽管如此旧约对神权政体的异象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的范围。从呼召亚伯兰之时，上帝即赋予以色列民一个普世的呼召：“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 12:3b）。旧约从一开始，神治政体遍及万国作为一种盼望，便一直有增无减（书 6:25；得 4:13-22），大卫和所罗门征服了别国（撒下 22:48；王上 4:21；代下 8:1-8），所罗门特别为来到圣殿的外邦人求福（王上 8:41-43）。在先知书中，神权政体延至万国的盼望更进一步被强调（赛 2:2；11:10；51:4-5；65:1）。随着旧约时代启示的渐进，人们越加清楚地看到弥赛亚大能的干预必将成就上帝权柄在万国的遍及。

新约应许了这些关乎弥赛亚的盼望必将成就在基督身上，基督的降世并未否定神权政体的理想，而是将后者扩充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迦南地，耶路撒冷的王位，以及圣殿只不过是基督将成就新世界的影子，它们根本无法与基督的神权政体的新世界相提并论。新约指出上帝的救恩源自流出、洒在天上的施恩座前的基督宝血（来 9:11-14；10:19；彼前 1:1-2），而非祭物的血。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的不是某位一般的大卫子孙，而是大卫永远的子孙（徒 2:22-36）。新约所说的不是某个单独的国家，而是一座属天的圣城（启 21:1-4）与基督在新天新地中永恒的统治（赛 9:6-7）。

旧约神权政体的理想在基督里得到了最完满的彰显，所有的预表和影儿都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天上的实体，借着基督的介入，那地上微小而残破的神权政体因基督大能的作为，而被更新成为一个普世而得胜的属天国度。

基督教神权政体的不同阶段

当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时，我们通常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简单的运动，但细致的研究告诉我们人向前迈出一步事实上由许多动作组成的：我们抬起脚，在空中向前移动，又踩在地板上。

与之类似，在基督里神权政体的扩展是救赎历史的一步，同时我们的时代也不是简单而孤立的。正如人迈出一步一样，它也是由以下几个阶段组成：*开启*，*继续*与*完成*。

开启

末世（eschatological age）的开启发生在基督第一次降世时。耶稣降生后他开启了担当我们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作为我们的先知，耶稣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路 4:19），

他的教导和神迹为穷人带来了解救，为瞎眼带来了光明，使被掳的得释放（路 4:18）；作为祭司他降世并“住在我们中间”（约 1:14），他的受苦与受死赎清了他子民的罪债，让一切信他之人得蒙赦罪之恩；作为君王耶稣生为大卫的子孙，他复活升天被圣父上帝所高举，使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掌管万有。

我们这一时代的开启要追溯到圣灵在使徒中的工作。当基督升天后，他将圣灵的诸般恩赐赐给了教会（弗 4:7-13），他的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大能的浇灌（路 24:49；徒 2:1-4），从而对万民作基督的见证。圣灵在五旬节降下（徒 2:1-11），使徒们传扬福音从犹太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徒 1:8）。

这些复杂的事件构成一个整体，开启了当前这个我们身处其中新的神权政体时代。如保罗一个比喻，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弗 2:19b-20）。就像一幢房屋是建筑在其地基上一样，基督与使徒在历史上成就的工作，也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基础。

基督在世上所成就的工作，显明上帝的国与这世界上一切的政治体制，包括以色列国之间，都截然不同。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33）。可见基督国度在世界的扩展，无疑当优于物质财富的积累。面对彼拉多的审问，耶稣明确地回答道，“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 18:36）。按着旧约的应许，耶稣开启了对仅限以色列一国的神权政体全面的改革，他使上帝的国摆脱了旧约时代地理与政治的局限，使神权政体开始进入万民万国。

延续

尽管如此，新约仍指出上帝的国要经过一段长期的发展。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期待着弥赛亚降临，在地上建立一个荣耀的普世国度，就连施洗约翰也认定弥赛亚会同时带来救恩与最后的审判（太 3:10-12； 11:3）。然而耶稣启示了上帝与之不同的心意，马太福音记述了耶稣有关上帝国度的比喻，显明我们所处时代延续、渐进的特性。我们生活在麦子与稗子一齐生长的时代（太 13:24-30， 36-43），芥菜种也在不断生长（太 13:31-32）。

耶稣仍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作为我们的先知，他通过忠实地宣讲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彼后 3:2）；作为我们的祭司他在圣父上帝的施恩座前为我们代求；作为我们的君王，他带领我们进入争战，保护并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尽管如此，上帝的国度的不断发展的进程，仍可被描述为已然而未然（已然成就，却尚未实现）。我们已得蒙了将来时代的许多祝福，我们有圣灵的凭据（林后 1:21-22），

内在的更新（林后 4:16；西 3:10），并见证着教会的增长（西 1:6），但上帝的国度还没有完全到来。基督教神权政体之船已启航驶离了以色列国神权政体的旧港，但尚未到达普世神权的目的地。可见，基督徒并非某种按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神权政体公民，而是“天上的国民”（腓 3:20）。上帝的子民现在于神权的统治下，仿佛是无国可依的余民，组成了自己的亚文化群，散居在万国之中。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却在打一场属灵的争战（弗 6:12），并盼望着那必将临到的新世界（彼前 1:7； 2:11）。活在现今时代的我们，比过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蒙福，旧的神权政体的预表和影儿已成为过去，我们仍要等候神权政体在基督再来之刻完全的实现。

成全

基督荣耀的再临将带来基督教神权政体的完满实现，耶稣应许他必再来（约 14:1-4；徒 1:11），使徒们也重申了这一盼望（林前 4:5；帖前 1:10； 3:13；启 22:12）。当基督再来之时，整个宇宙将会完全被改变成为上帝的国（彼后 3:10-12），我们所处时代的这一最后阶段，对今日信徒行事为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多方面影响着我们现今的存在。基督的再来是上帝子民的安慰和向往（林前 1:7；帖前 4:15-18；提后 4:8；腓 3:20-21）。

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将看到基督教的神权政体进入最后阶段，当基督统治地上的每一片领域时，上帝的子民将真正拥有全地的一切，作为我们的先知，基督要将圣父上帝启示给我们；作为我们的祭司，基督要带我们进入上帝荣耀的同在；作为我们的君王，基督要征服我们的仇敌，并将“新天新地”赐给我们（彼后 3:13）。

鉴于基督教神权政体开启、继续和完成之间的区别，我们今天对叙事的释经应用，也可以有三种方式。我们可以相应地来考察基督在过去、现今和未来，为我们成就的工作，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1）这段经文对于基督在第一次降世时，作为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有何启示？2）这段经文对于基督在当前时代依然承担着先知、祭司与君王职分，有何启示？3）这段经文对于耶稣再来之时，他要完全实现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有何启示？

举例而言，提到基督徒要把摩西的先知性事工与基督相连，就可以有三种方式，我们可以考察基督在世时的教导，或是我们可以关注借着上帝圣言的教导和，基督事工在今天的延续，我们还可以指出上帝对基督再来的启示。由此可见，相关旧约叙事对现今读者蕴涵了基督先知性工作的所有方面。

与之类似，我们上面提到过撒下 2:12-36 中以利儿子的祭司职分被革除，预示了献

祭和敬拜将在基督里达到完美。这个叙事可以让我们关注基督在十字架上完美的献祭，让我们看到他在施恩座前延续至今的代求，同时也让我们对基督再来时，我们将要承受的赦罪之恩与上帝同在，充满盼望。

对于有关君王的叙事，我们也可以作类似的释经。如前面讨论的历代志对亚撒作王的记述（代下 14:1-16:14）可以应用成我们因信靠基督我们的王，而实现的得胜和平安。如果让这段经文对应基督教的神权政体，我们应看到上帝的国在基督第一次到来之时即被建立，现在每一天我们都在仰望基督为我们所彰显的能力，同时这个叙事也提醒我们，上帝的国度在基督第二次到来时，将把基督得胜的荣耀将彰显在万族万民中。由此我们看到，有关君王的旧约叙事可应用于我们时代的各个阶段。

根据当代读者的具体需要，我们可以着重强调叙事某一方面的应用，尽管如此，所有旧约叙事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基督教神权政体的开启、继续和完成阶段，是如何成为了我们的先知、祭司与君王（见图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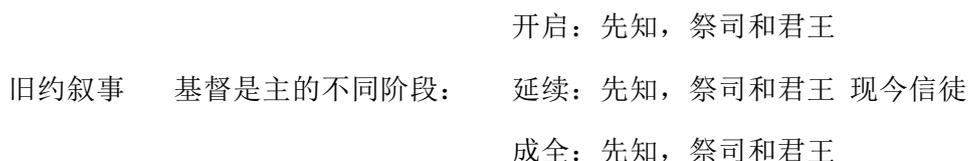


图 60 旧约叙事在基督教神权政体中的应用

基于基督教的神权政体的调整

在应用旧约作者的观念时，我们必须依循基督教神权政体的时代转换，作出调整。这类调整可能是极为复杂的，然而，简要地评述以下几类对应用旧约叙事所必须作出的调整，将会很有益处。

摩西之约史

摩西之约史的原初目的在于聚焦以色列国神权政体的形成，摩西写作创世记是为提醒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去得迦南为业；出埃及记奠定了摩西为即将诞生的以色列国制定社会与宗教制度的基础；民数记旨在勉励以色列民在道德和礼仪能够有蒙上帝喜悦的样式，

进而可以将迦南人逐出；申命记要求以色列民在进入应许之地时当再次确认摩西之约。可见这些书卷是在各种关键层面上教导以色列民，如何建立一个神权政体的以色列国。

那么这些书卷又该如何应用于生活在当代基督教神权政体下的信徒呢？当我们从当前上帝国度的阶段来审视摩西五经，我们会发现这部分书卷有数不清的教导信徒专心为基督而活的蕴涵。尽管我们没有跟随摩西从旷野进入迦南，但创世记仍让我们看到基督是如何将我们从罪和死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的，也显明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当离弃罪恶，跟从基督，走向上帝应许之地的必要性，并鼓励我们当时刻仰望基督将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应许，进而满有信心地一生跟随主。

出埃及记劝勉上帝的子民顺服摩西所设立的社会与宗教制度，同上，对于这样的教导，我们也不再被摩西时代的预表和影儿所束缚，而是要认识到这卷书向我们启示了基督的权柄，因他将摩西律法的要求成就在了他的国度中。

民数记呼召第二代以色列民作为上帝圣洁的军队，跟从他去征服迦南，这卷书教导我们“不要贪恋恶事，象他们那样”（林前 10:6），而是要效法那些大有信心的勇士，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势力争战（弗 6:12），过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在属灵争战中唯一得胜的盼望在于投靠基督。

申命记要求全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后，重申他们与上帝的圣约。作为当代信徒，我们不再受制于摩西律法中与神权政体相关的预表和影儿，然而申命记到今天仍提醒我们当铭记基督已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同时这卷书也要求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每天忠心为他而活；最后这卷书也让我们时刻盼望基督再来时他圣约的成就，愿属他的平安和复兴成就在全地。

申典史

申典史教导上帝的子民关于以色列国神权政体的继续和衰落。²⁸约书亚记教导以色列民如何在圣战中得胜，支派当互相尊重地划分地业，并且选民当重申对盟约的顺服；士师记通过记述选民征服迦南的停滞，在士师治理下由蒙福到败坏的循环，以及利未人的不称职，来显明引入君王的必要；撒母耳记表明尽管大卫个人失败了，但以色列的希望仍系于大卫的子孙；列王纪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被掳是出乎上帝的公义，并指出以色列若能悔改，仍有归回应许之地的希望。

正如以色列民通过这些书卷认识了旧约历史一样，我们也能从它们当中发现对基督教神权政体下对信徒当有生命样式的蕴涵。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因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得以进入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也赋予我们相应的责任，我们要继续属灵的争战，与一同承受产业之人相互配搭，并且因着圣约不断更新。我们也盼望着基督的再来，那时我们就要征服凯旋。

士师记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王—基督的需要，没有基督作王，我们的征战将停滞不前，人的领导再好也只能满足暂时的需要，然而有基督作我们的王，我们就能对得胜与蒙福充满确信。

撒母耳记教导我们尽管上帝的国度会遭遇挫折，我们仍需心意坚定地信靠我们的王，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不会有分毫错失，可他的国度仍会面临艰难。虽然如此，我们却深信上帝的应许必将在他里面成就。

列王记这卷书提醒我们不要把基督所成就的恩典，当成我们犯罪的通行证，若上帝的子民偏行己路，上帝必管教他们，虽然如此，列王记的作者仍对选民的复兴充满了盼望，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若以信心和悔改主归向主，也必再蒙上帝的坚固。

历代史

历代史着重于被掳后以色列国神权政体的重建。²⁹历代志强调上帝的子民，圣殿和以色列王应符合统序才能承受上帝的赐福。以斯拉-尼希米记旨在强调上帝对其选民圣洁生活的要求，并呼召选民投身上帝国度的复兴。

对当代基督徒而言，我们发现这些书卷强有力地阐明了在基督教神权政体中，信徒所当承担的责任。正如历代志作者的理想是呼召上帝的选民回归神权政体的以色列国一样，我们也当不断坚固自己委身基督国度的信念的委身。上帝选民的合一，基督为王的首要性，以及合上帝心意的敬拜，这些对于我们今天能够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正如以斯拉-尼希米记对原初读者圣洁生活的强调，并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复兴以色列国，我们在这部书卷中也能看到基督徒无比重要的人生责任，即在这罪恶的世界中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同时委身于推进基督的国度。

其他书卷

其他叙事书卷也显明了我们对基督教神权政体的责任。尽管在大卫的祖先中，有一位摩押女子在列，路得记却确认了大卫一系的合法性，与之类似，身为基督徒，我们也当在面对耶稣的王权遭受质疑的时刻，心意坚定地跟从基督；以斯帖记教导以色列民如何在外邦忠心服事上帝，我们也同样要学着在这罪恶的世界中服事上帝；约拿书提醒原初读者把上帝的道传至外邦的重要性，今天的基督徒也当接受这样的差派，让基督的福音传遍地极。

以上评述只是略微地触及了这些书卷对我们当前时代的意义，同时也提出了我们在当代应用这些书卷时所应当作出的调整。旧约叙事对我们仍有权威性，但我们对经文的回应，需要符合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即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世之间。以色列民族主义的理想国度已离我们远去，当代的我们当时刻仰望基督的再来，与以他为王的神权政体在普世的实现，以这样的信念在这堕落的世代活出圣洁的见证。

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们列出了在当代信徒应用旧约叙事的几个重要方面。救赎历史由多个时代组成，同时基督的第一次降世给圣经信仰带来了最为深远的时代转换，从此基督成为了当代所有旧约应用所围绕的释经学核心。我们要通过基督先知、祭司、君王职分的视角，来察考旧约叙事。作为活在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世之间的上帝的子民，我们要意识到旧约时代的神权政体与今天出于亚文化的基督教神权政体之间的不同之处。在这些宏观的考量的基础之上，我们就能更有效地将旧约叙事应用在当前的时代。

复习问题

1. 描述这一章所讨论的救赎历史的时代划分与一致性。更正教信徒在这些问题上走了怎样的极端？何为救赎历史的有机发展论？
2. 在神权政体中基督有着哪些职分？在旧约叙事的当代应用中，我们该如何突显基督这三重职分的首要性？
3. 旧约时代神权政体的理想是如何在基督里得到扩展的？基督教神权政体有哪些阶段？

应用练习

1. 列出在不同旧约叙事中出现的十大主题。思想这些主题在救赎历史的旧约时代与基督时代，经历了怎样的调整。
2. 研读代下 12:1-12，列出这个叙事的三个原初蕴涵，将每个蕴涵与基督教神权政体三个阶段中，耶稣的三重职分联系起来。
3. 研读创 11:1-9，根据练习 2 中的要求，完成考察。